



HELIOPOLIS

阳光之城

出生于贫民区的孩子，被富人收养，是命运的奇迹，抑或是人为的安排？

[英]詹姆斯·斯库达莫尔 (James Scudamore)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HELIOPOLIS

阳光之城

[英]詹姆斯·斯库达莫尔 (James Scudamore) 著

王俊兰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目 录

橘 汁	1
一把大豆	9
热面包卷	18
蓝花楹蜂蜜	29
猴子坚果	38
巴西肉烧豆	55
螃蟹扁面条	69
家常炖菜	85
总会三明治	100
烤薄饼和炸春鸡	117
鳄梨奶昔	129
咖 啡	143

见它在房顶上轰响，这刚好给她足够的时间来啜饮一杯咖啡，抓上自己的钥匙，然后飞速地爬上楼，吻一下她的爸爸以示“早上好”。

被她的父亲发现我跟她躺在床上可比被她丈夫发现要可怕得多。如果泽现在进来的话，我的小命就完了——就这么简单。

“放松点儿，不是他。”玛丽莎翻动了一下，把她的嘴唇从我的下巴下面移走了，“你知道，现在还早呢。”她妩媚地在我小腿上蠕动着，赤裸，燥热。

“是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什么时候坐着飞机回来过啊？别动。”她的手伸进了我的头发，她尽可能轻柔地安抚着我，这样她就不需要醒过来。

在直升机这一点上她是对的，头顶上飞机桨叶发出的声音很快消失了。我又静静地躺了半个小时，假装在必须起来之前还能再睡一会儿。

“我要榨一些果汁。”我说着在床上坐了起来。她身体从我身体上分离时所发出的黏黏的声音是把黑夜投入冰冷水中的决定性的一击。这就像拆除急救绷带——不管是好是坏，伤口暴露出来了。我们又一次面对现实。

在过道里，从镜子里钻出来的裸体让我吃了一惊。在那一瞬间我就是埃内斯托，我误入了歧途，在他的床上进行盗窃。我站直了身子，想衡量一下如果他现在进来的话他会面临什么。

我的肤色比我母亲的稍微浅一些，这就意味着我的亲生父亲肤色应该也比较浅。因为我的肤色是乳白色，而我母亲的是焦糖色。很可能我父亲的肤色比烤面包的颜色还浅，是牛奶和蜂蜜混杂在一起的颜色，杏仁露的颜色。这一点是在哪里遗传给我的？我不知道，尽管我们欣赏种族民主，但是援引一个现在仍然常用的说

门时的那个决定,也许把我从一个可预测的、不愉快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那时,贫民窟居民很容易就成为贩毒团伙的一员,但那也是因为那一切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丽贝卡拯救了我。

看看这个千载难逢的故事吧:我母亲曾住在摇摇欲坠的贫民窟里,而我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车,而且我会说会写,而且我比那些你会碰见的大多数混混都写得好,因为我在学校里用心学了。但是这不能作为正常的案例来研究,曾经在我身上发生的事现在并没有在其他人身 上发生。而作为一个男性,除非你在足球方面特别特别优秀,否则这一切都绝对不会发生。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母亲的烹调技术稍微差一点点,那么丽贝卡究竟会不会转身回来。如果我母亲无法用一把大豆做出美味的东西来呢?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允许自己短暂地想象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然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中,同时再次肯定了自己的信仰:制作出美味的食物是一个人能从事的最具有转折性也是最重要的活动。

从它的定义上来讲,贫民窟具有颠覆性,当一个社区有了街道并出现在官方地图上时,这个社区就不再被称为贫民窟了,但是,只要这块土地还没被某人占领,还不属于某个人,那么这种事就不可能发生。结果便是,整个城市中那些手指强韧、指甲缝里脏兮兮的非法居民们从此一直坚守在这里。这些拒绝服从的自杀者们试图从悬崖下面靠自己的强韧手指一路爬上来。但是这些人永远也没有往下跳的决心,他们只是在断壁的边缘清醒过来,又无处可去,只有一路掉下去。因此,我们离开赫利奥波利斯的那种方式也

现在,当我想起她,无论她是在阳光下照看她的蜂巢,是在厨房的蒸汽中把鸡心穿到烤肉叉上,抑或是在绿叶丛中采摘无花果,我看得最清楚的是她那深棕色的眼睛,那双似乎一直都低垂着的眼睛,仿佛她一直在一种永久顺从的位置上生活,仅仅为了活着而已。但至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意味着她的眼睛总能找到我。

我们一起住在厨房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走远到她听不见我的地方。我习惯了说话的时候不用抬头看,因为知道她的回答肯定就在那里,就像她的声音就在我脑子中一样。如果她正在忙着干活的话,那些回答就是短而生硬的,特别是在周四和周五的时候,那时候周末即将到来。但是偶尔当她放松的时候,她能用一种温软的腔调讲上几个小时,这腔调似乎是由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发出的。

每次我通过厨房,在她的活动范围之内的时候,她都会轻轻地在我胳膊上摸一下,或者揉一下我的头发,似乎我是一块电池,能在快速的、机缘性的接触中为她充电。通常情况下,伴随着这些爱抚动作的是她默不作声地递过来的美味食物,一勺从豆饭锅里舀出来的汁液、一块热乎乎的馅饼,或者一个伸展开的上面沾满了牛奶甜酱的指尖。无论她喜不喜欢说话,她的爱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在香料饼干和黏黏的蛋糕中传递过来,在慢慢煮出来的炖菜和快速炸出来的蒜味蔬菜中,在辛辣的果酱和又辣又咸的薯片中传递过来。我有一个美食厨师一周七天为我服务,而那个她为之待在那里并给她支付工钱的家庭,只能在周末的时候才能享受到她的服务。我像一个王子一样吃喝,但是却享受着只有奴仆的儿子才能享受到的免费待遇。而且我没有一个父亲来告诉我其他方面的事。

母亲向我提供了影子似的,多个版本的父亲。这些影像在餐桌

突然之间，阳光、我那发痛的眼睛、酷热、干渴、玛丽莎——所有这一切都在怒火中燃烧起来了。我转过身子大步走到他跟前，狠狠地推搡着他的胸脯。玛丽莎的脸在我眼前闪烁，她眼睛里是深蓝色的水。

“‘权力？’谁给你的权力让你向我要钱的？如果你想要钱，自己挣去。”

“伙计，你是怎样挣你的钱的呢？”

“这关你屁事。”

“我敢说你跟其他人一样是生来就有钱的，你根本不知道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挣钱是什么样子。”

“闭嘴！像你那种挣钱的方式管用吗？”

“当然管用。”

“那就让我看看它是怎样管用的吧。如果你能让我看见它在别人身上管用，我立刻就去那个自动取款机里去给你取双倍的钱。”

“滚开吧，混蛋。”

“我是认真的。真的，不提这种挣钱方式了，随便怎么样你去弄点钱吧。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相信人们会拿你的话当真。你只是个孩子，一个长着毛茸茸的小胡子的孩子，说话毛毛躁躁。去带着钱回这里来，我给你加倍。”我是真生气了，我想置他于危险中，我想让他去冒险。

“你不应该引诱我，不应该勾起我的血性。这样会坏事的。”

“你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我有能让你严肃对待的东西。”他向我露出了一把看起来邪恶的菜刀刀柄。那把刀从他那过于肥大的用绳子系起来的裤子里露出了个头。

起来,同时他伸手去拔自己的枪。

为了尽快走完这段路好阻止自己挑起的这场事端,我从喷泉的一边跨了过去。我想大喊,想告诉那个男孩不要跑,逃跑对这些人来说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他们拔出枪来。但是我的喉咙像是被扼住了。

那个男孩已经开始明白自己所犯的这个错误的严重性。他转过身来,看到我正在接近,他以为我也在追赶他。看到我时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他尖叫着,撒腿就跑起来。

我朝那个保安大喊让他不要开枪,但是他不会放过这么一个机会。这个男孩用刀威胁了他,现在不管怎么做他都不犯法。

男孩拼命地跑。他把刀向一边扔去,刀嵌在了棕榈树的树干上。但是他这种粗暴的挥舞姿势来得太晚了,在他背后,一股烟在阳光下喷了出来。

枪声很短促,几乎有点低柔,哒的一声就没有了。他倒下去之后刀柄仍然在摆动,好像跳水运动员起跳后的那块跳板——即使伤害已经造成,即使男孩的肩膀已经被穿了孔。他周围那些小小的马赛克瓷砖仿佛在黑色的血液里漂浮着。

那个保安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秒钟,他的嘴张成了完美的O型。他会说他当时并不是想朝这个男孩开枪,他只是想吓吓他。但是他会因为他的行动而受到赞扬,人家付给他钱就是要他干这个。这种年头里你是不能冒险的。

那两个女孩尖叫起来了。受害人也在尖叫。天桥上那些车子仍在若无其事地蹒跚向前,它们仍然在滴滴作响。这不过是上千个疯狂的城市戏剧中又多出来的一个。它会被忘掉,被那渗漏的交通吸收掉,也许茶余饭后还会被提起来。

我们对正在进行的活动有多大的兴趣。我们在泳池里游来游去讲一些无意义的话。我们在森林里迷过路。我们常常喜欢去那个树屋，那是西尔维奥的发明。它被建在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高高的枝丫上，这使我们在观看下面所发生的事的时候视野不受任何拘束，而且我们还能躺在睡袋里偷偷观看那些客人，我们那咯咯的笑声被在树上栖息的欧掠鸟的聒噪声给压了下去。在周六的晚上，晚会会开到深夜，玛丽莎和我们会看到更热闹的一幕幕——不止一次地我们看到泽在其他女人面前碰运气，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让玛丽莎觉得不安。然后当我们非常疲乏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儿酣然入梦，虽然我们实在是想保持清醒。

但是时光总是在悄悄流逝，无论周末有过怎样的欢乐，这家人还是会很快收拾行李回到城里去。周日下午的时候，当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即将到来的那一周的时候，气氛就变了。玛丽莎会变得性情乖戾，变得有些疏远，我们的游戏也突然间变得无关紧要了。

我对于那个城市没有什么记忆。我只知道自己是在那里出生的，其他的就知道了。那个地方在我的头脑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我会向玛丽莎问些问题：那里的建筑像山一样高吗？那里的污染真的严重到一整天都要开灯的地步吗？那里有动物吗？然而，对这家人来说，城市代表着现实，这个周末娱乐公园只不过是一种受欢迎的消遣。当“掠夺者”被从停机棚里运出来的时候，足球场就变回了停机坪。这是最肯定的信号：我的世界又要萎缩回去了。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的时候，玛丽莎和她的父母亲就进屋去为这个旅行打点行装，并且梳洗一番。然后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没要求员工们列队为他们送行，周日的晚上他们比较务实。但是我还是会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直升机起飞，看着机头旋转着，它发出像一级方

程车那样刺耳的声音,无谓地飞回城里去了。

无论我是如何担心它离开,这机器还是让我兴奋——看着它飞起来,漫不经心地旋转着,腹下的灯一闪一闪——这都让我胃里的肾上腺素激增,像胶囊那样几乎要爆裂开来。我每次都一直看一直看,直到灯光和声音都消失,直到那家人在那个沾沾自喜地飞着的小盒子里融进夜晚蓝色的地平线。

我会猜测那里到底在上演什么,想象着当他们掠过那些树木时会有什么样的谈话。他们会谈起我吗?会谈起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吗?或者他们已经忘了我?我会一瞬之间感到很孤独,然后向家里走去,我知道母亲肯定正在用那些剩菜做一些美味的食物出来。

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如何,我们其实都是在那里提供服务的:兴奋的周末休息,然后脚踏实地回归现实。他们回到城里之后就好像我们都不存在一样。但是我每周的生活也是另外一番天地。当玛丽莎在他们那高而坚固的围墙里安然入睡的时候,我在想象着一座有炮楼的城堡,城堡上旗帜飞扬。我会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外面自然世界里的争执和冲突,然后就我所听到的声音虚构出一个个故事来。在森林里寂寞是比较难挨的,但是动物们忙碌时发出的噪音从来都不是一种安慰。这种噪音只是让我明白大多数生物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非常明了的,而我对自己的位置却并不明了。

这个梦并不复杂，它只是频繁出现。

昨晚被留下过夜实在是一种罕见的待遇。现在我并不经常接到召唤，因为他们结婚了。我甚至不允许产生想见到玛丽莎的这种念头，必须是她有这个念头才行。她昨天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并打算在我的阳台上孤独地度过一个晚上。

“我丈夫不要我啦，想过来然后点个比萨吗？”

“我去做饭。”我说。

我最近没去过那个阁楼，但是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年，而且现在还有那里的钥匙，所以我去的时候还遭到那样的怀疑好像是荒谬了点儿。同每个地方一样，玛丽莎的房子由百无聊赖的年轻保安守卫着。他们在防弹玻璃后面看着漫画，渴望着发生一些事情好让他们有借口拔出武器来。尽管玛丽莎告诉他们我会来，他们还是坚持要检查我从市营超市带来的几袋子日用品，然后才勉强让我通过。

当她在前门迎接我并亲吻我嘴唇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对劲。她只有在埃内斯托使她生气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这么久才过来啊，”我们分开嘴唇的时候她说。

我看着她背后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把食物放在柜台上。
“这种情景，”我说，“你已经忘了，尤其是在晚上的。”

“你袋子里是什么东西？”她边问边给我倒了一杯葡萄酒。

“圣卡塔琳娜州牡蛎，还有猪排。”

她发出了一种赞美的声音，然后把酒递给我。

“你一直在忙什么呢？”我问道，“你看起来似乎在……在发光。”

玛丽莎很多地方像她母亲，她皮肤很白。但是跟丽贝卡不同，她从来都不苍白。在沙滩上她会在阳光下晒一整天，虽然她生性并

我害怕。仅仅是想想要做这样实际而重要的事情就足以使我头皮发麻了。相反,我缴我的税,做一些慈善以期丽贝卡和埃内斯托那样有价值的人物会想想我,再花些时间温柔地告诉那些女人,告诉她们应该把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花在哪一种清洗液上,或者告诉那些想成为下一个足球英雄的孩子选择这一双靴子为什么比那一双好。

我们办公室里那种为生活下定义的冷静姿态完全被一种企业文化所掩盖了。我们的楼房是一座可能会被回收利用的非法建筑,我们的接待处可能是越战时期美国轰炸机的机翼,而我的老板可能有时候穿着名牌运动鞋,我们可能正在一个噩梦般的办事处里守着几张籍籍无名的桌子和苏联外交部的外墙赶工,但是至少这可能是诚实的。虽然这座楼里的每一个职员都被一种虚假而时髦的自信包裹着,但是在它切到你的手之前你没必要去抓破它。在这个表象之下,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被发现,或者害怕不被发现,害怕人家付给他们钱让他们推销的那些大型家用电器、电话和糕点糖果就是生活的全部。

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我对我们所实现了的东西感到惊讶。研究表明我们对于富含维生素和注入了激素的牛奶品牌的信息传播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农民们都卖掉自己的牛奶和鸡蛋,希望去他们当地的马克西超市去买更好的牛奶和鸡蛋。痴迷于我们所告诉他们的一切,人们敲掉自己嘴里的完美的牙齿去换上一副闪光的假牙。我们真是魔术师啊!

拿谷物来举个例子:我们客户的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大量购进了这种作物,然后把它制成风干的薄片,再加入一些调味品(加入糖精要比用甘蔗糖成本低得多),然后卖出去,同时在卖的过程中

告诉消费者谷物应该如何吃以及在何时吃。这种附上生活信息的做法使这个公司获得了大概十五倍于原材料价值的回报——我的工资就来自于这里。炼金术的确存在，我们称它为品牌，这就是真相。

在我从美国出人意料地提前回来之后泽为我找了这份工作。通过他跟我老板的交情以及一种暗示的威胁，威胁他可能某天会找其他公司为马克西连锁超市做广告——迄今为止这是这家代理机构的业务中最有利可图的一块——他关照我去了这座楼里面最有趣的品牌下工作：一家美国跨国公司旗下的巧克力，我们国内最流行的清洗液，以及两种儿童早餐麦片。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岗位，所以说有一个好爸爸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这里说到的爸爸只是一个养父。

我从小就认识我的老板奥斯卡·卡斯卡韦尔，他每隔一个星期都要跟泽一起打网球，而且他还曾经是农场的周末常客。但是他仍然会使我感到紧张，他是一个不道德的小怪物。当他体内的色拉托宁^①水平升高的时候，他会在走廊里骚扰你，但是当这种激素水平不高的时候，他又会为了找乐子浪费掉你一整天的时间。一个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家伙告诉过我，说事实上奥斯卡是在便池上给他打电话炒了他的鱿鱼。他说他在挂掉电话的时候听见厕所自动冲水的声音。当你以为电梯里只有你一个人，而他的胳膊在电梯门快要合住的那一瞬间迅速伸进来的时候，你往往会被吓一大跳。未见其人，先闻其臭——那种汗味和咖啡味混合在一起的酸臭，但是除了

① 色拉托宁，人体内的一种激素，能提高敏捷度，改善情绪，但含量过高会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紧张的工作上。

我记得温莎宾馆。虽然它像市中心地区的好几个其他宾馆那样有这样一个英国式的名字,但是它实际上是意大利人开的。现在看起来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它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里面有厚厚的地毯,一个专门的酒吧,酒吧里陈列着五彩的酒瓶——灯光从瓶子后面照过来。而且那曾是我宝贵童年经历的背景。

有那么一两个星期,我离开了农场,但是还没有在城里的学校注册,大家都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于是泽就带着我去上班。我怀疑他是否喜欢有这么一个他当成公共关系资产而拯救下来的男孩。有一天,他要在温莎宾馆里一个私人房间里开会,他把我从直升停机坪上带到地面上,然后让我在一个通向大厅的小小的带着镜子的房间里等他。

“我想你可能会发现我在上面做的事是非常无聊的,卢都。为什么你不待在这里呢,等的时候吃点儿午饭。吃过总会三明治吗?”

我摇摇头,宾馆里的饭菜不是我母亲的风格。

“他们这儿的人都很好的。坐下,我想你会喜欢它的。”

把我同这样一件精致的、消耗时间的而且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分心之物——总会三明治一起留在那个带镜子的小小壁龛里是一个典型的聪明之举。我当时还在为自己出生的这个城市的规模感到震惊。但是即使在所有那些全新的感受中,我到现在也能记得那种震惊,震惊自己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东西。这个巧夺天工的西点里面有生菜、蛋黄酱、烤培根、鸡脯肉和红薯。它用了三片而不是两片面包然后一起烘烤而成,之所以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这个巧妙的决定吧。我还错过了什么呢? 聪明的泽! 他太了解我了,即使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他知道无论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有多少邪恶的东西,我总会晃悠着出去到街上。而在我面前放一个三层

恐地看着我，嘴里塞得满满的，一抹罪恶的酱油从她嘴的一边流了出来，然后她跺着脚走了，一句话也没说。从那以后我们从彼此身边经过时她那种轻蔑的表情已经毋庸置疑。我想她害怕我向某人告她的状。因此，我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对峙仍在继续。

在安全地到达自己的办公室之前，我只需要处理两个走廊相遇事件：一个是就足球简短地交流一下；另一个是不道德的调情。最后，我关上背后的毛玻璃门，看了一下时间。十二点十五分，正好及时赶上奥斯卡的会议。要么我的同事们以为我已经来了，因为我已经在巧克力会议上露面了；要么我会告诉他们我的宿醉故事，满足一下他们勾结起来蔑视我的欲望，他们就会忽略掉我已经一个上午没上班这个事实。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在大街上实践自己的信心和技巧，然后冒险让那些扣动扳机才能获得幸福的保安人员朝你开枪；在办公室里这样做，你就会成为一名董事。

我在想这座楼里的每个人都是用自信来骗人的老千，那就是我们做的事。就在那时，我低下头去看我桌子上的电话，我看见收到信息时的红色闪光。汗从我手心里冒出来，所有那些自信心都一扫而空。

有人在我的工作电话上给我留了攻击性的信息。它发生的频率足以让人害怕，但还没有频繁到让我深感烦恼、要采取点儿措施的地步。肯定是我认识的某个人，因为不管它是谁，它在指名道姓地侮辱我，而且那种语气赋予它一种非常真实的、有针对性的仇恨。当这些信息传过来的时候，那些话语是一种刺耳的喉音耳语，中间夹杂着长时间的沉默，在这种沉默中我分辨出了那些奇怪的背景噪音：水流动的声音、机器运转的声音、偶尔还有像是鸟叫的

带着一只扭伤的脚踝、一只乌青的眼睛和左额头上一道深深的伤口逃掉了。一个叫何塞·路易斯·奥利维拉的年轻机械师发现了她并报了警。他住在附近一座他父亲建造房子里，那是一个只有一个房间的房子。感激之下，泽给那个人买了一座新公寓，而且在交付钥匙的时候泽还跟他和他的妻子一起照了张相。

在绑架案之前，有时候玛丽莎没有回农场来，而是选择和她城里的那些朋友一起在海边别墅里度过周末。她那些城里朋友中有很多都认为，泽和丽贝卡一有机会就回到一个臭虫滋生的农场里去的这种行为是非常奇怪的。我后来了解到，埃内斯托就是其中一个主要攻击者。她不回来的时候我只能徒劳地等待着那个有着鲜艳颜色和充沛精力的她，期待她从直升机上出现。而当泽从直升机梯子上走下来的时候，他会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不是今天，卢都，我很遗憾。这个周末有人叫她去海边冲浪。”在那次绑架事件之后，对整个家庭来说，这个农场就像一个一千公顷大的舒适的毯子，它又盛行了起来，而玛丽莎也很少不回来了。对于他们在直升机楼梯上的华丽现身来说，大家心中主要的情感是如释重负。

但是，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丽贝卡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在他们回来的第一个周末，当玛丽莎在受伤的眼睛上蒙着眼罩，一瘸一拐地从直升机的梯子上走下来的时候，我母亲紧紧地搂住了她，搂得那么紧以至于我在想她还会不会放手；而当时丽贝卡仍然保持着她一贯的漠然。在整个周末期间，是我母亲一直为玛丽莎忙上忙下，为她做她爱吃的菜肴。而丽贝卡则表现得似乎她已经明确地决定不对她有任何优待，或者甚至压根不再提起绑架事件。好像是丽贝卡几乎因为女儿把她拖入麻烦中而生气了，这种麻烦就是：这个唯一的孩子令人分神，这种分神给他人带来了不便，使其他人

种善意。她的丈夫跟她相反，尽管他一生中始终都是冷酷无情，但他总是使每一个正跟他交谈着的人感到着迷，并会在谈话中碰触对方。

但是像那样的一件事情是不会就那样过去的。无论玛丽莎表现得多么没受影响，所发生的事情等于已经向天空中高高地发射了一支箭，而它早晚会落下来的。我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这要直接归功于费巴达节那天的事实。

如果说豆饭是把你手头所有的调料都放进大豆中，那么巴西肉烧豆则更为夸张：把大豆同所有的东西融在一起，然后看看能出来什么效果。每一口的味道都不同，那种暗色的富有光泽的酱汁会由于你在里面放的每一种干的、咸的、新鲜的或者熏肉而变得更加丰富。在费巴达节期间，泽会整个下午眼睛都盯在我母亲端出来的那个咕嘟咕嘟作响的陶罐上，由“新”肉——猪肉熏肠、煎肉排、牛腰、风干牛肉条或者腌牛肉——到他以前就非常爱吃的“老”肉，以及对他来说是主餐的那些东西——耳朵、尾巴、鼻子、猪脚、牛肚之类的东西。然后是那些配菜，切得细碎的成堆的油炸大蒜和绿甘蓝、烤木薯粉、猪肉外皮、大蕉、米饭和闪闪发亮的橙片。还有很多很多的冰镇西番莲果、酸橙或者坚果之类。在费巴达节期间，我母亲没法休息——她会一直在厨房当班，要给每个人都加满油脂、蛋白质以及酒。

这种仪式一成不变的后果就是它会使每个人都得睡上几个小时，这就是玛丽莎刚刚经历那场磨难之后，我们能成功地玩“失踪”玩一个下午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如果他们午饭吃得不多而我们又不见了的话，那么他们会仔细筛查整个农场来找出那些“游击绑